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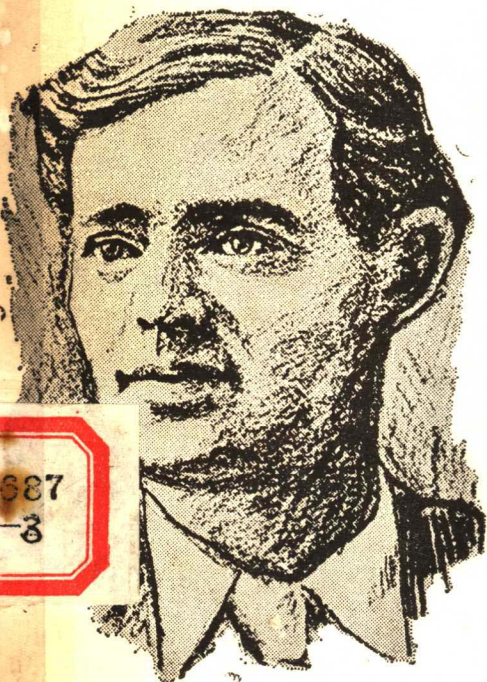
TO BUILD A FIRE  
THE HEATHEN

by Jack London

傑克·倫敦

短篇小說選

中英對照



687  
C-3

今日世界社出版

TO BUILD A FIRE  
THE HEATHEN

by Jack London

傑克·倫敦

短篇小說選

吳玉音譯



今日世界社出版

TO BUILD A FIRE and THE HEATHEN by Jack London.  
From THE BEST STORIES OF JACK LONDON. Copyright © 1908 Century Magazine, renewed 1936, Appleton-Century-Crofts, Inc. English-Chinese bilingual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, Hong Kong.

First printing      December 1967  
Second printing    March 1970

金帶譯叢書

傑克·倫敦短篇小說選

著者：傑克·倫敦

譯者：吳玉音

封面設計：李威林

出版：今日世界社

香港九龍郵箱五二一七號

承印：天星印刷廠

香港謝斐道四〇九、四一四號

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再版



## 目 次

|     |    |
|-----|----|
| 異教徒 | 1  |
| 生火  | 30 |

## **CONTENTS**

**The Heathen 1**

**To Build a Fire 30**

## 異教徒

我是在颶風中遇見他的，雖然我們同在一艘帆船上經歷那一次颶風，但直到那帆船變成碎片沉沒了，我才第一次注意他。當然，我見過他和一羣卡拿卡水手在一起，但「小珍妮」號實在太擠了，我沒有特別注意到他。除了那八或十個卡拿卡船員、白人船長、大副、管貨員和六位房艙客外，她駛離朗吉羅亞時，還加載了八十五個甲板乘客——包慕杜斯人、大溪地人、男人、女人、和孩子，除了睡蓆、毛氈和衣包外，每人都帶了貨物。

包慕杜斯的採珠季節已過，工人都要回大溪地去了。我們六個房艙乘客都是購珠商人：兩個美國人，一個叫亞昌的中國人，一個德國人，一個波蘭籍的猶太人，連我剛好半打。

那是一個收穫甚豐的採珠季節，我們沒有什麼可埋怨的，那八十五個甲板乘客也一樣。大家的成績不壞，都希望在帕皮伊退渡假，過一段舒適的日子。

「小珍妮」是載得過重了。她只有七十噸，裝載船上乘客十分之一都嫌太多。艙裏堆滿了蚌壳和椰子肉，辦公室裏也塞滿了蚌壳。船員能駛動她真是奇蹟。因為甲板上不能走動，他們只得攀着欄杆爬來爬去。

夜裏，他們就踏在鋪滿甲板的、睡着的人上面。我敢發誓，人疊人，有兩層。噢！甲板上還有豬、小雞、一袋袋的甜薯。到處都繫結着成串的飲用椰子和香蕉。船的兩面，前桅和主桅索之間，也拴着繩子，低得只容帆杠轉動，每條繩子最少都掛上五十束香蕉。

那是糟透了的航程，要是有好好的東南貿易風，也要航行兩三天。但風力却不勁。航行了五個多小時後，風在十來次喘息的扇動後中止了。——跟着來的平靜從晚上持續到第二天——那眩目、透明的靜止，當有人起了睜開眼看看的念頭，也會覺得頭痛。

第二天，有一個人死了，是復活島上的人，這一季最好的礁湖潛水家。他死於天花，我真不明白天花症怎會傳到船上來，因為當我們離開朗吉羅亞時，岸上根本沒有這種病。但事情就是這樣，一個人死了，另外三個倒了下來。

我們不能隔離病者，也不能照顧他們，只有聽天由命了。我們已經擠得像沙丁魚。我們只好等着衰弱與死亡——那是說，死了人的第二天，我們已經無計可施了；因為那一夜，大副、管貨員、波蘭籍猶太人和四個本地潛水手，坐着一艘大捕鯨艇走了，以後就沒有消息。第二天清早，船長就將餘下的艇鑿了洞；這樣，我們只得留在船上了。

那一天，死了兩個；第二天三個；然後，一躍而至八個。各人的反應不同，就說土人吧，他們嚇得呆住了，不發一言。那位法國船長烏杜斯，却神經過敏起來，不斷地說話，還抽搐不已。他原是一個大胖子，最少有兩百磅重，所以他很快就變成一座顫抖的脂肪山了。

我和那德國人，兩個美國人，將所有的威士忌拿出來，預備喝個大醉。那美好的定理是這樣的——假如我們將自己浸在酒精裏，那和我們接觸的天花菌就會給燒成灰。辦法倒真行得



通。但我得聲明，烏杜斯船長和阿昌也沒有受傳染。那法國人滴酒不沾，阿昌自限日喝一次。

天氣糟透了。向北赤緯線移動的太陽，正在我們頭上。沒有風；只有幾陣狂風，猛烈地吹上五分鐘至半小時後，帶來了一陣大雨，就把我們都弄濕了。每一次狂風過後，可怕的太陽便露臉，將甲板上的水化爲雲層的蒸氣。

蒸氣並不妙。那是死亡的氣體，充滿千千萬萬的細菌。當我們看見，氣體從屍體和垂死者身上冒升時，我們就得再喝一杯，通常是將幾杯混在一起，使得酒格外強烈。而每一次，人們把死屍拋進廬集在我們周圍的鯊魚羣中時，我們又多喝一些，也成了一種規矩。

這樣過了一星期，威士忌酒喝完了。還是這樣好些，不然我不能活到現在，因爲跟着來的日子，要清醒的人才能渡過。等一會兒你會同意我的說法，因爲只有兩個人脫離險境。另外一個是異教徒——我第一次看見他時，烏杜斯船長這樣叫他。還是言歸正傳吧！

是周末，威士忌完了，購珠客清醒過來，我偶然看到掛在船倉升降道的氣壓計。在包慕杜斯，它的正常紀錄是二十九。

九度；通常，它停留在二十九・八或三十度之間，甚至三十・〇五度也不大礙事。但我看的時候，它竟然跌到二十九・六二度，這就夠使一個爛醉如泥的購珠客，用蘇格蘭威士忌酒燒天花菌的人清醒過來。

我請烏杜斯船長注意氣壓計，他說看它下降，已經有幾個小時之久了。他不能有什麼安排，但在這種環境下，他的安排算好的了。他將輕帆除下，縮成暴風蓬，撒開救生繩，然後等待風來。風來後，他却作錯了事，用左舷頂着風。但，這種方法要在赤道以南，不在暴風直接途徑下才用得着，難也就難在這裏。

風勢逐漸增加，氣壓計也逐漸降低，我們正好受暴風的正面衝擊。我要船長轉過船來，用左舷順着風走，一直到氣壓計停止降低時才停航。我們爭論不已，他暴躁如狂，但死也不肯讓步。最糟的是，我不能獲得其他購珠客的支持。我算什麼，不管怎麼樣，怎能比一個合格的船長知道更多海洋的事？我知道他們心裏都這樣想。

浪自然兇猛地跟着風來了。我永不會忘記「小珍妮」起初受的三個大浪。她已處於背風，船停航時有時如此，第一個大

浪就橫掃甲板。救生繩只合強壯的人用。但當婦人、小孩、香蕉、椰子、豬、貨物、病者給浪掃成一團，尖聲呼叫的時候，這些繩子即使對於他們也沒有多大用途。

第二個大浪淹了「小珍妮」的甲板，浸到欄杆那麼高。因為船尾向下，船頭向上，那些可憐的生命和貨物都倒向船尾，成了人潮。有些頭在上，有些腳在上，或橫着翻滾過來的，扭着的，抽搐着的，堆在一起。偶然有人抓住一條支柱或繩子，但給跟着滾下來的身體的壓力扯開了。

我看到一個人的頭顱與右舷的柱子碰個正着，像蛋似的開了花。我知道形勢緊急，便跳到房艙頂上，再跳到主帆上邊。阿昌和一個美國人也想這樣，但我比他們先了一步。那美國人像一片糠似地給風掃過了船尾。阿昌握着駕駛盤的一條輻，轉到盤後面去。但一個魁梧的女人——最少有二百五十磅——也拼命逼近，一隻手圍住他的頸；他連忙用另外一隻手執着卡拿卡舵手。正當這時，船就側向右邊。

在船左邊，船艙和欄杆通道間的人潮和浪濤，突然倒到右

邊。阿昌、婦人和舵手都給冲下海去了。當阿昌翻過欄杆跌下去時，我發誓，我看見他滿不在乎地向我笑。

第三個浪最大，但它造成的損壞不算很大。當它來時，差不多每個人都緊握着繩子。甲板上有十來個喘着氣、浸得半死、嚇得半死的可憐虫在滾動，想爬到比較安全的地方。但他們像那膿下的兩艘破爛的艇一樣，翻過右舷，滾下海中。我和其他的購珠客在浪濤之中，設法將十五名婦女、孩子關到房艙裏。但最後，對這些可憐虫來說，也沒有好處。

風？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風要描寫它可真不容易。噩夢該怎樣描寫呢？那一次的風就是這樣。它扯去我們身上的衣服，真的，我說它扯去了衣服。我不是要你信我的話，我只是描寫我親眼看見、親身經歷的事情。有時，連我自己也不相信，但我確實經歷了這一次的風險，這就夠了。遇上這樣的風，簡直沒有人可以生存。它是一個可怕的东西，更可怕的是，它的風力有增無減。

想想看，數之不盡的，億億萬萬噸的沙，以九十、一百、一百二十哩的時速疾馳而過。再想一想，這些沙又是無形的，看不見的，然而它帶着沙的重量和密度，你就大概可以知道這風的厲害了。

也許沙不是適當的比喻，就說泥吧！它是看不見、無形的，但重得像泥。不！還不止此。將每個空氣分子比作泥灘，然後想想無數泥灘的衝擊。不，我真不知道怎樣描寫。文字也許可表達日常生活，但不能形容這龐然巨風。如果我能堅持原意，根本不去描寫它就好了。

我只能這樣說了，那剛才波浪洶湧的海洋給風打敗了，好像整個海洋給颶風的氣囊吸住了，再從半空中原來由空氣佔據的地方拋了下來。

我們的帆當然早就沒有了，但烏杜斯船長替「小珍妮」裝了一個錨，南海一帶的帆船上，我從未見過這樣的錨。那是圓椎形的帆布袋，袋口用鐵環撐開。這錨紮得像一個紙鳶；紙鳶插入空中，它直插水裏，當然，那是有差別的。錨垂直地躺在海中，繩的另一端繫在帆上。這樣，「小珍妮」迎着風浪在面目全非的海上行進。

真的，假如我們不是在暴風途徑中，我們的情形也許會好一點。颶風將帆從帆索中扯起，擊毀主桅，把輪機弄得一團

糟，但倘若我們不是首當其衝，處於颶風中心的前面，也許可以安全渡過。既然是這樣，一切都完了。我在颶風的襲擊下，變得痴呆且麻木，陷入了癱瘓的狀態。正當我想放棄掙扎，一死了之時，颶風的中心來到了。我們進入完全靜止之中，一絲風也沒有，使人作悶。

你要知道，我們的肌肉已經伸張了幾小時，抵受着風的可怕的壓力。忽然，這壓力消失了。我覺得自己好像要膨脹，要向四周飛散。身上的每一原子，好像正擠逼着別的原子，衝向空中去。但，這時間很短暫，毀滅就要來到。

風與壓力停住的時候，浪就翻滾起來，它澎湃着，冒升着，直衝向天。你得知道，那看不見的風正四方八面地向靜止的中心吹來，結果四周的海都沸騰起來，沒有風能阻遏得住。浪，跳動得像水桶底剛給打開的木塞子，沒有規則，也不穩定。它們是瘋狂的浪，最少有八十呎高。它們根本不是浪，沒有人看見過這樣的浪！

那是水花，兇猛的水花，就是這樣。八十呎的水花。八十！比八十呎還高哪，高過桅杆。它們是噴泉，是爆炸物。像醉了似的，它們亂濺，四處濺，一個衝擊另一個，相撞。衝在一起，又相繼倒下，或像數以千計的瀑布一齊傾瀉。那颶風中心的海，沒有人能想像。那是極度的混亂、騷動。那是地獄裏發了瘋的水。

「小珍妮」呢？我不知道。那異教徒告訴我，他也不知道。她真的給撕破了，裂開了，給搗成木漿，攪得稀爛，消失了。當我清醒過來時，發覺自己在水裏，雖然浸得半死，却本能地浮着。我怎會如此，自己也茫然無知。我只記得「小珍妮」飛成碎片，就在那時我完全失了知覺。現在，我是毫無辦法的了，只好盡力而為，但希望不大。風又開始了，浪却不很大，也較和緩，我知道颶風中心已過。幸而附近沒有鯊魚。颶風驅散了那兇狠的，圍着遭殃的船吞吃死人的一羣。

「小珍妮」給擊碎時，大約是中午，兩個小時以後，我才拾到一塊艙板。雨下得很大，我能夠與艙板碰在一起，是很偶

然的機會。它的繩圈子裏拖着一條短繩，我知道假如鯊魚不回來，我至少還可以支持一天。三小時之後，也許更久一點，我挨近那塊板，閉上眼睛，全神灌注地吸進足夠的空氣來支持自己，同時避免吸進水，免得淹死。正當這個時候，我好像聽到一些聲音。雨停了，風和浪也奇妙地平靜下來。不到二十多呎外，另一塊艙板上，烏杜斯船長和那異教徒正在爭着那塊板——最少，那法國人在爭着。

「黑妖！」我聽見他在大叫，又看見他踢那卡拿卡人。

烏杜斯船長的衣服都失去了，只剩下一對生皮造的鞋。那真是殘忍的一擊，因為他正踢中那異教徒的嘴巴和下頷，使得他幾乎昏過去。我以為他會報復，他却在十呎外單獨地游着。每一次，浪把他沖近時，那法國人，用手扶着板，用兩隻腳踢他。每次這樣做時，他都叫卡拿卡人做黑妖。

「你這白畜生，瞧我不過來淹死你！」我大聲地喊。



我沒有過去，因為實在太疲倦了，一想起要游過去就厭煩；所以我叫卡拿卡人到我這邊來，扶我的艙板。他告訴我他叫奧圖。他又告訴我他是社會羣島最西部的保拉保拉島的土人，我後來才知道，是他先得着那塊艙板的，他遇見烏杜斯船長，願意與他一起享用，後來自己反給踢開了。

我和奧圖就是這樣相遇的。他不是一個好勇鬥狠的人。雖然他差不多有六呎高，滿身長着鬥士般的肌肉，他却是可愛、溫柔、而又仁慈的。他不是鬥士，但也不是懦夫。他有一顆勇敢的心，在以後的歲月裏，我見他冒過我想也不敢想的險。我的意思是說，他雖然不是鬥士，又常避免引起爭端，但一有麻煩的時候，他卻不會逃之夭夭。假如奧圖真的鬥爭起來，那可真不得了。我永不會忘記他對付金比爾的情形。那事發生在德屬薩摩亞。金比爾是那時美國海軍的重級拳王，他是一個大個子生得結結實實，喜歡打打鬧鬧，出拳機敏。他先挑起爭端，踢了奧圖兩腳，揍了奧圖一拳，奧圖這才覺得有還手的必要。還不到四分鐘，可憐的金比爾在這場打鬥中斷了四條肋骨、一